

“伦敦七七爆炸案”距离今年已经二十年了。彼时，笔者在伦敦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。岁月流转，翻开旧文，那些曾经的经历仿佛就在眼前，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可见。重修此文，将这段时光留作记忆，让那些珍贵的瞬间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被遗忘。（2025/7/7）

难忘的牛津冒险之旅

刘蔚铭

2005-7-18

参加完 2005 年卡迪夫 IAFL 会议后，笔者在伦敦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。7 月 7 日清晨，正准备启程前往牛津游览时，“伦敦七七爆炸案”突然发生——此时笔者对此一无所知。

早晨起床后用完早餐，时间已接近八点半了。于是抓紧时间收拾好旅游行囊，疾步赶往 West Hampstead 地铁站购票，准备前往 Paddington 火车站，乘火车去牛津观光。然而，到了站口却发现，人们都在匆匆忙忙步出车站，而且只出不进。售票窗口的工作人员告诉笔者：所有的地铁已经停运，如果需要出行，可以到不远处乘坐 139 路双层巴士。当时心想，这次出行可能是遇到了地铁工人大罢工了！

匆匆赶到 139 路公交站时发现，这路双层巴士不能直达 Paddington 火车站，而且乘车的人明显比平时多了许多，显得非常拥挤。涌上巴士上层后发现，过道人多密集，被夹杂在人群中间，无法观察窗外行车状况，不知道该在哪站下车。生怕坐错站，于是询问其他乘客，他们也不清楚——看样子他们来自不同国家，也是因地铁停运而无法乘坐地铁，全部挤到巴士上层了。无奈之下，笔者只能来到巴士下层，透过车窗随时观察窗外，总算把握住了准确的下车时机。

匆忙下车后，笔者快步横穿过一条宽阔的马路，准备换乘另一路公交车。在公交站台的自动售票机上买了车票，便开始等车前往 Paddington 火车站。可奇怪的是，今天公交车的数量比往常少了很多，而且有不少经过的公交车前面都挂着“No Service”的牌子。笔者左等右等，却始终见不到这条线路的汽车影子。当时觉得，这种现象可真是符合英国人平时的行事风格，难道是公交车司机也罢工了？

一个多钟头过去了，不能再这样等下去了，而且时间很宝贵，要是这么一直等下去，一天的时间可就全部浪费了。看了看路线图后，自己决定步行去 Paddington 火车站。

然而，急步行走时在路上却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——通往火车站的所有道路都被封闭了，局势显得非常紧张：似乎英国有人要暴动了。笔者仍抱有一丝幻想，也许过一会儿警报就会解除，一切又能恢复平安无事了。于是笔者向封锁线上的一名女警察询问，道路什么时候才能畅通无阻，中午 12 点怎么样。得到的回答竟然是：我不知道，可能得等好几天呢。

当时，笔者心里一阵发懵：这是怎么回事儿啊？伦敦这么大的城市，怎么连基本秩序都乱了套？难道真得遇上国际大麻烦了？就在这时，一位好心的警察远远地向这边喊话，示意其他警察为我们暂时收起黄色封锁带，放我们通行，允许我们一直向前行走。

过了这道防线，前面确实没有障碍了，但更大的困难却悄然袭来：若继续直行会通往何处？若前方受阻能否原路返回？如何才能抵达 Paddington 火车站？然而，这些问题都一闪而过，来不及细想，只能鼓足勇气一直往前走，目视前方不朝两边看，结果不知不觉走上了非常危险的、盘根错节的高架立交桥。立交桥车水马龙，各色汽车贴着笔者的身边穿梭而过。此时，路旁几处高挂的 Paddington 路牌突然闯入视线，笔者顿时陷入了迷茫：这是哪儿？该往哪个方向走？此刻实在没办法，但并没有贸然择路，而是咬紧牙关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坚持一直往前走，不要朝两边看。就这样，终于慢慢地来到了高架立交桥的下面。几次翻越道路栏杆，左拐右拐，总算来到了有人烟的小街上。

Paddington 车站到底在哪里呢？笔者沿着小街开始往前走了一段时间，显然已进入了居民区，街上人影稀少，根本不知该向谁问路。迷路了，此刻却并不紧张——心想，这个方向的前方，应该会通向泰晤士河或议会大厦这样的地方吧；实在不行，应该可以找到出租车来帮忙。

就在此时，一位上了年纪的妇女从后面呼叫我，竟然向我打听如何去 Paddington 火车站。从外表看，她像是美洲人。从她的行迹推断，我们应该是同路人——刚才一同突破封锁线走来的。她要乘坐火车去外地亲戚家，一定要坐上车，比我还渴望到达火车站。于是，我们结伴而行，一路走，一路看。

老天有眼！我们前面刚巧碰到了一位当地的小伙子。他非常热心，也非常认真，一路带着我们左拐右拐，穿越多条宽敞的大街。他一路不停地查看路牌，确认道路是否正确，而且还逢人就问——毕竟当地人交流更有效一些。大约 30 分钟后，我们终于来到了火车站尾部的一条街。简直不敢相信：要是靠我们自己的能力摸索，怕是走到天黑也找不到 Paddington 火车站啊！

终于抵达火车站，心里顿时踏实了许多——毕竟之前在这里乘过车，对所有程序都基本清楚。顺利买好车票那一刻，长出一口气，全身冒汗，终于感觉可以松弛一下了。静静地看着发车时刻表，自己心里默默庆幸，最终赶上了 12:00 开往牛津的火车。火车徐徐开动，我的心也随之前行，奔向世界名校——牛津大学。

然而，这趟火车开得异常缓慢，而且沿途经过的车站比预期多了好几个。此时，笔者眉头紧锁，迷惑不解，实在忍不住便向车上的英国人询问，这趟火车是否能到达牛津。他们回答说：“Maybe”，从这种语气中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自己也并不清楚。其实在出发之前，笔者就已经得知，乘坐火车到牛津大约需要一个小时，而且对沿途的车站名称十分熟悉。可路途当中突然出现这样的情况，确实令人感到十分疑惑！

突然，火车在 Reading 车站停了下来，车上的人近乎全部都下了车，只剩下一对老年夫妇。他们也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，而且那位女士还听不懂英语。Reading 是个大站，笔者之前去 Cardiff 时曾路过这里。由此突然醒悟，当机立断，马上也下了车，准备倒车。果然，车站工作

人员告诉笔者换乘去牛津的火车准确位置。

就这样，火车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辗转后，直到下午两点半才抵达牛津。本该是一个小时的车程，结果却用了两个多小时。就在这个特殊的下午两点半，笔者终于踏上了牛津的土地。

牛津是一座小巧精致的城市，一路走来，笔者一边欣赏风景，一边用摄像机拍摄，记录下了这座城市独特的风貌与韵味。下午五点半左右，结束了对牛津的游览，准备返回伦敦。

在牛津火车站的售报亭海报上，笔者突然看到了“London Bombing”的大型醒目字体。大致浏览了海报内容之后，笔者突然醒悟：原来今天所遇到的重重困难竟然都源于此！很巧的是，旁边刚好有一位英国人正在拨打手机，向友人讲述伦敦大爆炸的情况。

从牛津返回伦敦时乘坐的火车才是一趟正规的牛津-伦敦的火车。这趟车一路飞驰，只在Reading稍作停顿，六点半就顺利返回伦敦。一下火车，笔者就看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景象：大批警察出动，牵着威风凛凛的大狼狗，几步一岗严阵以待，而且怀中都端着冲锋枪，整个局势看起来十分紧张。

出站后，笔者立刻发现所有汽车线路几乎全部停滞，出租车也踪影难觅，许多道路依然被封锁，地铁更是成为了重点管控对象。无奈之下，只能认准一个方向，朝着下榻旅馆的方向前进。笔者对自己的方向感有一定的把握，每次去外地就很少问路，但总能准确无误地找到目的地。

这次也不例外，笔者一路狂奔，穿梭在数条繁华的大街之间，路途中，遇到许多道路被封锁，也见到手持鲜花、一路抽泣的英国女孩，一些高级住宅区全部被黄色封锁带围了起来。当看到熟悉的返回道路时，突然天降大雨。伦敦的天气真是变化多端！好在，笔者碰到一辆出租车，钻进车后不久就返回到下榻的地方。此时，天又开始放晴了，自己的身心也终于放松下来。

回到房间，打开电视机，关于伦敦爆炸事件的报道铺天盖地。英国首相托尼·布莱尔（Tony Blair）在电视讲话中强调：“...they should not and must not succeed.”（.....他们绝不能得逞，也休想得逞）他誓言挫败恐怖分子通过暴力制造恐慌、分裂社会的企图。面对这一对暴行的坚决回应，笔者也不禁被卷入这场紧张的氛围之中。

牛津之行困难重重，道路艰险，犹如一次冒险之旅，但这次英国之旅却留下了永恒的记忆。尽管在旅途中遇到了诸多不便和意外，但这些经历反而让这段旅程更加难忘。每次回忆起这段旅程，心中都会波荡起伏。这次牛津冒险之旅，将永远铭记在心，成为难忘的回忆。

文献源自：

学术网站：法律语言学研究 (<http://www.flrchina.com>)

微信公众号：法律语言学 (forensicliling)

微信视频号：微明檐影